2025年6月1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杨杰 视觉编辑/胡佳易 周亚莉 校检/朱云霞
贵州教育報

研学文化基地 激活古典文学课堂

赵永刚

古典文学教育应该重视文化基地研学，用文化基地研学激活古典文学课堂。正如陆游所言“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古典文学教育有赖于江山之助，我们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应该走出课堂，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基地研学，充分利用博物馆的文物、广阔大地上的遗产让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焕发出时代的光辉。

从纸上到地上，让古典文学文本回归最初产生的原始场域。

秀美壮丽的华夏山水、殿壁辉煌的楼阁祠庙是历代作家吟咏不衰的主题，以此为描写对象的名篇频出、佳作屡现，如王勃《滕王阁序》、崔颢《黄鹤楼》、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苏轼《赤壁赋》、姚鼐《登泰山记》，这些名篇佳作虽然历经千载，依旧余音回荡、众口称扬。滕王阁、黄鹤楼等，是上述名篇描写的对象，也是这些名篇最初产生的原始场域。作家通过精妙的文字将当时创作的心境凝练于纸上，形成文学文本，可以说是从地上到纸上。文学文本经由后世不断地阅读、选评、模拟，大浪淘沙之后最终成为经典文本而被当代学者写入文学史、选入作品选。我们在学习文学史、研读作品选时，这些经典文本都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纸上，以至于我们忽视了它的最初源头是来自地上，并且我们研读这些作品的方式也多数是“遥想公瑾当年”，很少能够做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不管是“遥想”还是“想象”，都缺少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动，故此古典文学教学应该尝试着把部分经典文本从纸上还原到地上，让古典文学文本回归最初的原始场域，如此方能更真切地体会文学文本中蕴含的江山气象与作家情怀。如暮秋研学滕王阁，方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何等气象；初夏研学黄鹤楼，方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是何等葱茏；泛舟赤壁之下，方知“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是何等苍茫；登上泰山之巅，方知“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是何等寥廓。另外，同一文化场域会吸引不同作家反复吟咏，从而创生出大量文学经典，这些文学经典也会积聚堆叠为一部地域小型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研学一地就相当于阅读大量文学经典乃至于学习了一部地域小型文学史。另外，也可以将比较研究的阅读视野融入其中，分析不同作家在同一文化场域中的书写差异。如岳阳楼，在李白笔下写出了豪情，其《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曰“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在杜甫笔下写出了孤寂，其《登岳阳楼》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在范仲淹笔下写出了民胞物与的仁者情怀，其《岳阳楼记》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传承千年教学之法，让古典文学课堂接续浴沂风乎舞雩的传统形态。

当下大学古典文学教学还是以课堂教学为主体，教学方法基本上是以教师讲授、学生习得为主要形态，这种教学方式是近代大学教育改制以后的基本模式。如果我们把视野回向更为久远的明清书院教学、汉代马融的绛帐传经，乃至于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甚至于春秋时期孔子的杏坛讲学，我们就会发现，在课堂教学之外，还有一种登山临水的当机点拨与如沐春风的心灵润泽。据宋代朱熹《伊洛渊源录》所载，朱光庭在大儒程颢道德学问的熏陶之下，人生境界跃升，内心愉悦自得，一月之中，有如沐春风之感，即“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逾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这种将课堂设于广阔天地之间的教法，是古代大儒讲学的惯常模式，俯仰遨游天地之间，师生率真交谈之际，无处不可讲学，无时不可讲学，动静语默之时，都是智慧的自然流淌。孔子可以正襟危坐于杏坛而论道，也可以在颠沛流离之时习礼于大树之下，乃至于在困穷绝粮之时仍然能以弦歌不绝的文化担当激励弟子的道德信念。孔子垂教后世、仪型千古而最为后人称道的教法示范无疑是“吾与点也”，曾点心目中向往的师生之间活泼坡地文化传授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文化传授方式，脱略了生命的矜持，舒缓了讲堂的拘束，宽松了身份的束缚，纯粹是智慧生命的交感共振、鸢飞鱼跃的慧心悦然，以至于深得孔子之赞许，吸引后世儒者向往而赓续，如王阳明所言“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月夜》）。王阳明晚年居越期间，“嘉靖三年八月十五日，月白如昼，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歌声渐动，或投壶，或聚算，或催花，或泛舟碧霞池中”（《王文成公年谱》），这种中秋月夜、池上讲学的做法是对孔子“吾与点也”教法的致敬与传承。因此，在文化基地看展研学活动，是对课堂教学方法的有益拓展，是对中华文明千年教学之法的自觉传承，也是为了让古典文学课堂接续浴沂风乎舞雩的传统形态。

培养文化自信，在前贤的足迹中追寻斯文在兹的文脉传统。

古典文学教育应该充分利用文化基地资源，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一地有一地之文化资源，文化基地研学应该合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就地取材，就近研学，节约经费开支，节约时间成本，不必舍近而求远、向声而背实。如山东高校，可往曲阜、邹城开展《论语》《孟子》实地教学，让学生了解木铎金声的千年儒学传统；湖南高校，可往岳麓书院开展科举文化教学，让学生体验“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湖湘文脉；贵州高校，可往阳明洞开展心学研学，体知“龙场悟道”的哲学智慧。秦淮河可以让南京学子体会王士禛“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的复杂心绪，镜湖可以让绍兴的学子倾听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游子心声，天生桥可以让贵阳学子倾听王阳明“移放长江还济险，可怜虚却万山中”的不遇愁思。在文化基地深入开展研学活动，也有利于赓续源远流长的华夏美德，如屈原祠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大禹庙中的仁民爱物精神，武侯祠中的君仁臣忠思想等。

用文明的视野看文学，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溯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文学教育必须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指导，从中华文明的大视野看待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通过文学基地研学的方式，课内课外良性互动，古籍文献与出土文物相辅相成，多形式、多角度讲清楚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以连续性为例，2024年是甲辰龙年，龙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且传承有序，从未断流，汉语词汇中的潜龙勿用、飞龙在天、龙腾四海、亢龙有悔等观念深入人心。龙意象最初出现在文化典籍《周易》之中，乾卦六爻均与龙意象息息相关，且反映原始先民对东方苍龙六星运行规律的认识以及观象授时的天文学知识。《周易》爻辞的年代，学界一般认为不晚于西周初年，则龙意象在中华典籍中已经连续传承了3000多年。如果我们把研学的基地设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上，就会发现龙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已经存续了6400多年。西水坡墓葬考古发现了我国迄今为止时间最早、体型最大、形态最逼真的蚌塑龙形图案。传世典籍与考古文物都足以证明华夏龙文化的连续性，我们也有足够的实物证据、足够的文化自信宣称我们是龙的传人。中华文明的其他四个特性，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化基地研学的方式讲清楚、论明白。我们在国家版本博物馆研学，可以通过活字印刷术的先进技术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我们在茂陵博物馆研学，可以通过汉武帝的丰功伟业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我们在紫金山天文台研学，可以通过中西方天文仪器的同列并陈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我们在昭陵博物馆研学，可以通过唐太宗抵御突厥入侵的历史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古典文学教育应该充分发挥研学基地的辅助性作用，将文学文本的载体多样化。

在基地研学的过程中，接受传统教学方法的启迪，将教学方法多样化。深入开展文化基地研学，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有助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因此，深入开展文化基地研学，是古典文学教育的重要辅助，也是激活古典文学课堂的重要方式。

（作者系贵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兼副书记，贵州大学教学名师）

发现问题 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吴春来

执教《最后一次讲演》，按寻常习惯，学生当堂提问。一学生问：“为何是最后一次讲演？”这样的问题，本不是问题，但学生却把它当作了问题。于是我问：“谁来帮着解答？”一男生站起来说：“因为闻一多先生做完这次讲演后被暗杀了，所以成了最后一次讲演。”我问他如何得知，他有点吃惊地说：“注释就有啊。”

接下来有学生问：“李公朴为何被暗杀？”

这个看似浅显的问题背后潜藏着阅读的困境——在当下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普遍存在“扫描式阅读”的病症：习惯在文本表面滑行，既缺乏整体感知的耐心，也丢失了深度追问的勇气。日本教育家佐藤学说，课堂应成为交响乐团。教师需要做的，是当好那个举着指挥棒的人。

于是我说：“请你们再读读文章，然后再提问。”学生很听话地埋下头，翻阅着课文。

几分钟后，学生继续问：“演讲中悲愤的情感是如何体现出来的？为什么我读课文有一种现场感？”

没想到学生提问的质量越来越高。实际上，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孩子的发现源于阅读。教学如果轻视了对教材的阅读与思考，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情！语文如此，其他学科亦如是。

面对学生的这些问题，课堂如何有效组织呢？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尝试构建学生的问题链。于是我抓住“为什么我读课文有一种现场感”这一问题展开教学：闻一多先生在哪里演讲？追悼会上有哪些人？面对不同听众该如何表达？当学生发现称谓在不断转换时，他们渐渐走出课文，开始培养读者意识。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另一次《最后一次讲演》公开课。

那天上课暴雨突袭导致停电。我说：“今天停电了，我想请一位同学到讲台上来说说此时此刻的心情！”学生们面面相觑，无人敢举手。我请旁边的一位女生上台，她很不好意思地走上讲台，说不出半个字。

教师对教学要有一种天生的敏感，这种敏感来自对学生的细微观察。上述情形，在教学中并不鲜见。很多时候我们把它视为简单的问题，忽略不计了。教学中的问题，有学生提出的问题，亦有学生暴露出来的问题。学生胆小不敢发言的简单问题，实则并不简单。

好的课堂，不应放弃让学生成长的机会。学生不敢上台，上台后不敢说话，归因于平时训练不到位，学生的自信没有得到培养。

在后续教学环节，我非常重视学生到台上模拟演讲的训练。他们由开始的不敢，到后来好几位学生举手上台。下课前，那位女生勇敢地走上讲台，激情洋溢地总结了本节课，比之前进步显著，学生们报以热烈掌声。

学生的问题是学情的具体呈现。简单的问题背后藏着不简单的原因。有的学生没有认真阅读的习惯，对阅读浮光掠影，教师就应放慢节奏培养细读的习惯；有的是因为知识根基不牢，教师就当搭建温故而知新的脚手架；有的是因为能力训练不够，暴露出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教师就要极有耐心地纠偏、纠错，使之进步。好的教学，应根据学生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与教学进程。

课堂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场域。若一味追求教学进度，忽视学生看似简单的问题，错失他们进步的机会，长此以往，对学生难免就是一种伤害。

课堂现场最珍贵的东西，往往潜在于那些被忽视的“简单问题”里。教师的责任，是让每个看似稚嫩的问题都能在思维土壤中生根发芽，让每一次显露的问题都转化为成长的契机。那些停电时刻的微弱火花，那些重读课文时的豁然开朗，都在印证一个道理：最好的教学不是解答问题，而是发现问题、点燃问题——让每个疑问都成为照进认知黑洞的光束，让每次沉默都化作思维跃迁的踏板。这或许就是课堂最动人的样子：在简单处见深邃，于无声处听惊雷。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教授、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

来源:中国教育报

如何把课上得有意思

李末

教师如何才能快速赢得学生的喜欢呢？很简单，课上得有意思，再加上不拖堂，就基本可以了。

课上得有意思，其实并不容易，它需要深厚的学养，需要对所教内容有精准且深刻的把握，还有教学方面的修养等因素的融合。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教师要把所教的知识逻辑搞清楚，进而“在知识面前保持自由感”。

吃不透所教的知识，是很多课失败的主要原因。一个“透”字，会难倒很多教师，而“在知识面前保持自由感”，则要把吃透的知识与个人生命气质以及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并游刃有余，这就更难了。

课上得有意思，要重视学生的自学，也就是要促使学生先自学，教师要在学生先学的基础上教。“先学后教”本是一个常识。针对一个内容，学生先自学，有所领悟，教师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学生自学的最高点是教师教学的起点。这符合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维果茨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的现有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潜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教学应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为学生提供有适当难度的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其潜能。

但现在很多课堂并没有真正重视学生的自学，严重低估了学生自学可以达到的高度，只让学生自学一些非常基础的内容，并且对学生的自学过程缺少跟进的培训与指导。这就致使课堂从一开始就在低层次打转，一些内容学生自己学基本就能学会，教师却在课堂上投入很多时间，这怎么会有真正的学习发生呢？

课上得有意思，要能恰如其分地对学生进行激励。日常听课，发现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表扬非常形式化和泛化。对学生的激励不能仅是表扬和奖励，尤其是表扬和奖励过于形式化、肤浅化和泛化，往往会适得其反。其实，最好的激励是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引导其克服困难，并在此过程中高要求、细跟进。当学生真正取得了进步和突破，再给予真诚的认可和称赞。这时激励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所以，激励的关键是引导学生真正克服困难并给予适当帮助。

当然，课上得有意思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认真备课。认真备课，除了我们一贯认为的那些好处以外，还有一条关键好处往往被忽视——通过认真备课，灌注和滋养对所传授知识的信念感。教师有了这种信念感，学生就会不自觉地被吸引，整个课堂就会更容易形成一个生命在场的场域；有了这种信念感，学生就会感受到教师那种笃定的信心，以及蕴含在其中的饱满情绪，从而使自己求知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并卷入其中。这种对知识的信念感从哪里来？好好备课，把知识纳入自己的认知结构，理解透彻并深信不疑。

课上得有意思，除了自己努力外，也可以与同事一起努力，也就是说，整个备课组的集体备课也很重要。一场成功的集体备课或者集体教研需要哪些先决条件？

一是全体教研成员要有秩序意识。不是漫无边际地说，或者说着说着旁逸斜出，而是每个成员都在主持人的引导下有边界、讲秩序、有时间自觉意识谈出自己的观点。

二是每个成员都有开放自己的意识。开放自己是产生真正碰撞的基础，而没有这种碰撞，就不是真正的教研，只是把人聚在一起自说自话。

三是所有成员都有共同的美好朝向。有了一个美好的朝向，教研就会朝着大家都期望的道路前进。反之，部分成员的冷漠会毁掉教研。无论什么事，往好处想，朝好处做，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四是有不把问题解决决不罢休的决心和行动。一个问题，备课集体务必要解决透彻，直到拿出看得见的结果。只有这样，教研才是有实效和通透的。

说到底，教研成功与否最根本的取决于参与教研成员共同努力架构的一种关系。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启新实验中学、八一中学校长）

来源 :中国教师报